

其他地方如何看 PISA 成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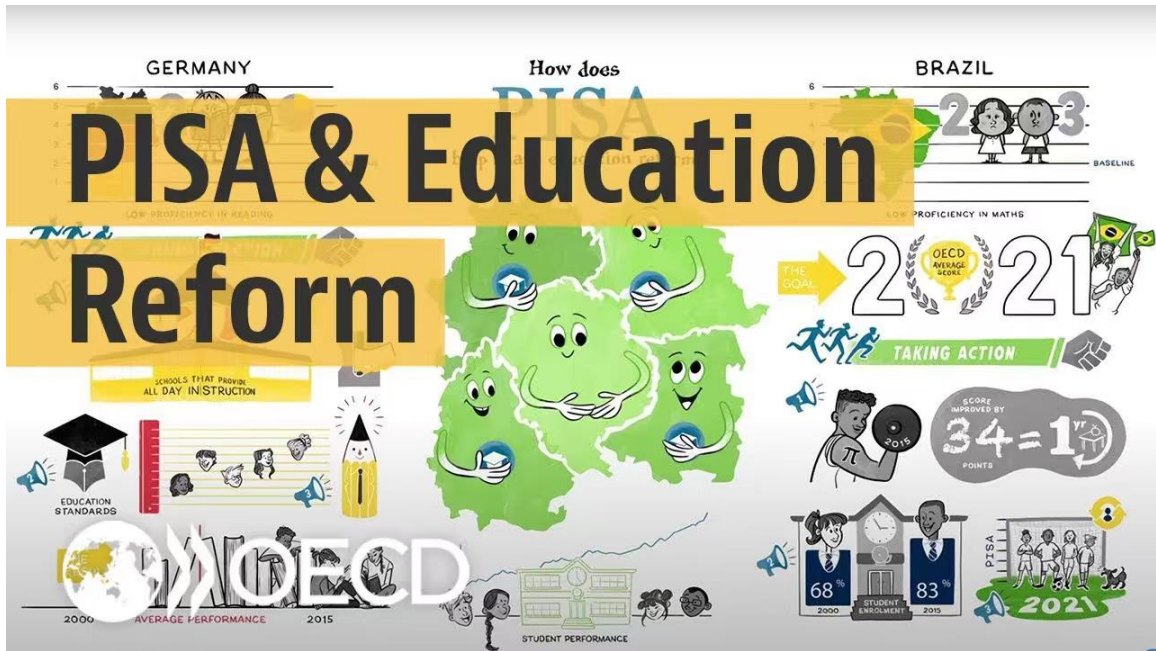
上周提到 PISA2025 年的結果公佈，發覺香港的表現相對落後，而且才發覺已經多年下滑。上周還提到 PISA 作為一個國際比較研究，猶如“體檢”，值得從結果引起我們的思考。

上文也提到過，與此相反的聲音，也不是沒有。一種聲音認為我們還有好的地方，應該強調這些有點。也有認為我們一直在宣傳“教育樞紐”，強調下降，是把自己抹黑，影響聲譽。這裏我們來看看其他地方是如何看 PISA2025 年的結果的。

德國（以下根據上海師大的綜合翻譯資料）。PISA2025 顯示，德國參加測試的 15 歲學生在科學、閱讀和數學三大素養領域的表現，取得自 PISA 2000 年開啟以來的最低成績。但依然浮動於 OECD 均值區間（在 38 個 OECD 參與國中位列第 15 並與法國、荷蘭等傳統教育強國持平）。輿論認為：“基礎教育品質對於這個第三大經濟體，既關係學生個人發展及國家教育聲譽，亦影響經濟全球競爭力。”

德國：程度低落與經濟災難

德國的議論，普遍認為政府有責任。僅過去兩年，德國出台近 350 項政策舉措。但是卻因為政府部門的權限“條塊化”與“層級化”，政策未能落實。改革的重點是教育公平化，但是政府沒有能力早期介入。而很嚴重的是，德国有 33% 的學生認為上學是在浪費時間，高於 OECD 國家 24% 的均值。權威性的結論是“災難性的”，但又“並不意外”。



但是有關 PISA 的議論，有引起對經濟發展的牽連關係。德國也面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 - 老齡化 + 少子化，基礎教育能否為學生優質就業、成功創業、終身學習賦能，業已成為這個第三大經濟體捍衛並提升全球競爭力的重要前提。

眾所周知，德國素以職業教育稱著，現在出現的情形是勞動力的短缺。一方面是失業率上升，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“學生基礎素養下降致使職業培訓崗位空置”。我們總以為，職業教育是成績低下學生的安全網，沒有想到在德國這個以職業技術教育出名的國家，竟然連職業教育都遇到招生困難，不是學生不願進，而是程度低下達不到入學標準。

PISA 研究的閱讀、數學和科學這三方面的能力，是德國接受職業訓練的基礎。德國經濟的基石是中小企業，中小企業亦為培訓學徒的基石，承擔超九成學徒的培訓。但學徒的主要生源歷來為弱勢學生群體，且該群體的能力下降尤為嚴重，僅有 2%達到科學最高能力水準等級。

表現低下學生的增加，意味著未來可進入職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的人才基礎愈發薄弱。中小企業由此已面臨嚴重的職業培訓崗位空缺的危機，連同青年就業困難，構成人才短缺的兩面夾攻。

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資料表示：到 2036 年嬰兒潮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，德國將出現高達 430 萬名的勞力短缺。在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的背景下，提高現有人口的教育水準和就業能力迫在眉睫。因此，PISA2025 顯示，德國在三大素養領域的表現全面下滑，一旦這些弱勢學生步入勞力市場，企業人力資源部門便面臨能力補缺的難題。

德國的輿論也提到學生的數碼能力。德國學生有 25%達到 PISA 最高數碼能力水準，且主要來自通向大學的文理中學；另有 24%屬於尚未具備獨立開展數碼學習的基本能力，且主要來自其他類型的中學。這表明，數碼及人工智能在德國學校的普及並未伴隨技術支持的同步完善，且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數碼能力分化明顯，德國尚未形成廣泛而穩固的數碼人才基礎，將直接制約“工業 4.0”進程。

PISA2025 結果顯示，德國 36%的學生每週或每天使用人工智能完成學校任務，顯著高於歐盟平均水準。但“認為學校數碼設備運行可靠”（61%）和“認為能夠獲得充分的技術支持”（51%）的學生比例卻明顯低於歐盟和 PISA 平均水準。說明政府推進數碼化的政策效能不彰。

德國對 PISA 結果的議論，還包括對家長和他社會現象的分析。但是除了“數碼化”學習，都沒有觸及學校教育的層面。

美國：成績下滑與兩極分化

美國。這裏是根據美國 NCEE（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）的分析。NCEE 是年美國少數持全球觀點的智庫，曾經有全球顧問委員會（筆者曾為成員）。美國在 PISA 2025 年的成績，數學、科學保持穩定，但是閱讀嚴重下跌。美國的“排名”有上升，但這“主要是由於其他國家成績下滑造成的”。

美國學生的閱讀成績已跌至近 25 年來的最低點。約 26% 的美國學生未達到 PISA 的基礎熟練度（Level 2），這意味著他們在理解長文本、評估信息可靠性等關鍵技能上存在困難。評論指出，這是一個警示信號：“PISA 告訴我們，在更現代化的經濟與世界中真正需要的技能，剛好是那些（我們）正在衰退的技能。”

NCEE 也找來了 OECD 負責 PISA 的 Andreas Schleicher 作對談。Andreas 也是香港人熟悉的人物。他們都覺得，美國教育體系結合了“卓越與不平等”。一方面，在科學領域的高分學生比例很高；但另一方面，卻有 22% 的 15 歲學生在科學基礎知識上掙扎。這種頂尖學生與底層學生之間的巨大差距是，美國教育面臨的嚴峻挑戰。

NCEE 的評論，實事求是地分析了 PISA 成績背後的教育現象。不過也沒有觸及學校教育的基本問題。

新加坡：名列前茅而冷靜審視

新加坡。在 PISA2025 中，新加坡名列前茅。在數學與科技，僅次於中國四省（北京、上海、廣東、江蘇、浙江）。而在閱讀項目，全球第一。而新加坡在新增加的“計算解題能力”一項，學生的平均分，是全球第二（僅次於澳門）。

還有一樣是比較突出的，素來在 PISA 的背景研究中，東亞的社會，普遍是成績很高，但也普遍地不愉快、好奇心低、對學科興趣不大、感到考試壓力大等“非認知能力”的魔咒。這次新加坡卻打破了這種“高分但厭學”對東亞學生的刻板印象。這也是我們非常值得注意的。這種變化，不是一年半載就會出現的，也不是某種政策的改變就會促成的。這是怎樣一個大背景的變化？值得我們“筷子文化”東亞社會認真研究。

新加坡自己的評論，認為這是由於“新加坡教育中極高的“教師支持度”——學生將老師視為資源而非監督者，將教師轉化為一種‘求助代理力’，讓學生在面對困難時更願意探索。”相信需要深入的研究。

但是，新加坡的輿論，並沒有一面倒地慶祝，而是冷靜地分析。一、雖然科學成績保持平穩，數學成績卻稍有下降（保持高位是因為國際平均下降）。二、成績兩極分化在加劇。來自社會經濟背景前 25%的學生，在科學上的表現比後 25%的學生領先了相當於四年以上的學習量。三、評論認為，“當 AI 能夠輕易完成許多傳統學術任務時，一個以考試分數為傲的教育體系，該如何確保學生擁有批判性判斷、適應力與真正的‘常識’？”

上面三個例子，可以看到，不同的社會，不論 PISA 成績的高低，都有不同的角度去接受和分析本社會的優勢與危機。他們的分析，給了我們什麼啟示？